



# 那股 在展覽翻騰的熱情

專訪：陳育霖、黃至正、楊芳宜

在一個日常午後，走進約好的咖啡廳，在臺北客家巢藝術展相遇的陳育霖、黃至正與楊芳宜，一見面，便讓整個空間熱絡了起來，窗外的五色鳥，在樹梢鳴唱著，彷彿試圖加入他們的話題；而我，也深受他們的熱情感染，看著桌上的復古檯燈，微微散發著鵝黃柔和的光芒，忽然有一股溫暖，在心中緩緩流洩……



## 陳育霖

臺北人，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，現於什物 A Kind of Café 擔任攝影、視覺設計師，同時也為臺灣印花布設計品牌——印花樂長期教學合作夥伴。於 2020 年臺北客家巢藝術展創作作品《百花圖》。作品大多以生活用品為主，如：掛毯、桌布、提袋、杯墊等，希望能夠拉近人們與藝術的距離。於 2016 年首次個人創作展「花雨林夜」展出畫作、印花紙品、手作刺繡與陶瓷等。

## 黃至正

屏東客家人，於屏東、高雄成長，畢業於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創作組、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視覺藝術系。於 2020 年臺北客家巢藝術展創作作品《行李》，其他作品有：《環世界》、《處方箋》、《暗湧》、《侵蝕的記憶—家》等。曾舉辦「奶油正好融化」、「房間裡的大象」、「彼岸遊蕩」等個展，及參與「微迹，或異獸藏身處的地靈」、「藝術採集計畫—按了兩次的空白鍵」等展覽。曾獲臺南新藝獎首獎、入圍臺灣美術新貌獎、文化部遴選為 Art Taipei「2016 Made In Taiwan- 新人推薦特區」藝術家。

## 楊芳宜

苗栗客家人，畢業於英國安格利亞魯斯金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、銘傳大學商業設計系，「廢青不廢」、「不廢跨村實驗室」與「廢角」創辦人。於 2020 年臺北客家巢藝術展創作作品《恩等贖》，為繼 2019 年《恩等》後，與母親賴桂春第 2 次合作創作之作品。後來，也因此受邀至香港展覽，關注環境永續、廢棄等議題並思考是否有再生可能性，將其轉化為藝術品。曾參與龍崎光節—空山祭、關渡自然公園藝術季、寶藏巖藝術進駐等展覽及活動。其他作品有：《團結織網》、《膠織·膠魂》等。

# 「隨著飛鳥的路徑， 在百花盛開之處， 是否也找到了家的方向？」



《百花圖》經過陳育霖的一刀一刀細心修剪調整製作，他也幽默地將自己比喻為「理髮師」，他笑著說：「其實那不是我非常熟悉的媒材，所以這些對我來說很挑戰，所有的東西都必需是手工製作。到了後來我才知道，原來我要修剪哦！」

## 或許記憶曾經斷裂 走進創作 重新找回連結

「這樣聽起來，大家對客家的記憶都是有斷片的。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在聊天之中，陳育霖突然拋出了這個問題，「因為就是被抽離那個地方，跟那邊的環境或是人也好，會跟你講客家話的人通通就沒有了。」黃至正默默地回答。離開原鄉，遷徙至臺北，從原生環境抽離，那麼，原鄉還是家嗎？臺北，是家嗎？到底，什麼才是「家」呢？而這樣的反詰，成了陳育霖創作《百花圖》的概念基礎之一，「其實對我來說，每個地方，他們只要一生根，那就是他們的家。每一種族群都一樣，他們只要在某

個地方居住、成家，那個地方就百花盛開。」深黃色的背景，2隻白色的鳥兒，正在上頭飛翔著，野薑花、燈籠草、胡頹子、臺灣蛇莓等植物在一旁簇擁著，綻放著鮮活的生命力。運用刺繡的技法，一線一線地，勾勒出如同飛鳥一般來到臺北打拚客家人的故事，刺繡槍快速地發出喀搭喀搭的聲音，繽紛的圖樣慢慢地在眼前浮現，在不同色澤的毛線錯綜交織下，客家族群的遷徙故事，就此盛開。隨著飛鳥的路徑，在百花盛開之處，是否也找到了家的方向？

抽離後，重新爬梳，仔細觀看黃至正本次的創作《行李》，便能發現老照片、植物、窗簾的花紋、地磚等元素融入其中。「我父親很喜歡去攝影、拍照，對我來講，他們也是在採集生活中看到的不同面向，有時候我會想說，能不能把家人的一些想法，加進我的創作裡面？他們會把它做成長輩圖，那我可不可以做成其他什麼？」在苗栗出生、國小前遷至屏東阿公家，最後再搬至高雄，他笑著說：「也是滿遊牧的。」而本次創作，即是於屏東阿公家採集元素，「那個家目前是空的，只剩下一些物件，或許裡面有些物件，也能引起其他人的共感。」從成長經驗中萃取，每一個物件，都交融著濃厚情感與生命記憶，一一裝進行李，帶著它，在人生的旅程繼續前行。

1. 《行李》以複合媒材創作，除了使用影像、燒金箔與銀箔，做出時間感，也使用了車縫技法。
2. 「《行李》正是回應自己小時候在屏東打鐵村生活的經驗，隨著就學、就業的發展，每次要回屏東都越來越困難，每次離開都提著比去之前還重的行李的經驗，也成為一個遙遠但深刻的記憶。」黃至正說道。
3. 人於本次展覽皆舉辦了工作坊，而時常以「金箔」進行創作的黃至正，被其他2人笑稱是「奢華拼貼」。





本次除邀請 5 組親子組合一起參與，也是楊芳宜與媽媽賴桂春第 2 次的創作，她說道：「很多人都說很羨慕親子合作，但其實越親近的人，越容易吵架！但合作第 2 次的好處是，我會比較知道怎麼樣跟她好好講，就是希望她「慢下來」、享受這個過程。」

## 吵啦，哪次不吵！

「其實，有一段時間我是很排斥客家的。」楊芳宜坦言：「從小我媽很少跟我們講客家話，所以我覺得我跟客家文化是斷裂的。」編織、纏繞、向上延伸，文字將彼此之間的生命故事，注入《恩等臍》中，曲折、交纏相織，正如同兩代之間糾葛、矛盾卻依舊緊密的微妙關係。「我們真的是吵翻啦！」她笑著說：「但看到成品，就覺得它會發光。」藉由創作，回溯自我，離開原鄉後，才發現，原來過去一直亟欲逃離的，才是家的方向。如同臍帶，與母親、與自身的根源緊緊相連，走過多少千迴百轉，最後仍回到探索自身的起點，只是此時，才開始真正認識關於自己的一切，「開始慢慢挖自己的東西，才會慢慢找到自己是誰。」

## 「我就想要把它變吵，讓大家都聽見！」

「#客家」下一個客家 hashtag，點進去，會連結到什麼呢？那麼屬於當代的客家，又是什麼呢？「關鍵在於如何找到新觀點去詮釋客家，而不是加入當代流行元素而已。」黃至正說道。「但我也一直在想為什麼 get 不到年輕人？」陳育霖認為也許是因許多資料是正史，容易讓人覺得無趣，但卻是重要的文化基底，創作、後續發展都建立在其之上，「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，就是讓它變得沒這麼 boring。如果我知道作品背後整套故事，我馬上就追蹤、tag『我覺得這個很酷』之類的，其實會宣傳的，就是年輕人。」或許在過去的時空背景，客家不得不隱身，楊芳宜也說道：「客家人超會融入各個環境的，超隱晦，明明很多美好的東西，但他們自己都不覺得，我就想要把它變吵，讓大家都聽見！」

## 把一片文化，帶回家

言談中，不難感受到 3 人透著微微的青春氣息與摻雜著藝術家的浪漫想像，藝術、文化，已悄然融入了他們的生活之中。「像我覺得林生祥他們把母語帶入流行樂這件事情，對我來講，是很強而有力的。」曾至美濃反水庫運動現場的黃至正與我們分享：「怎麼去刺激我不斷聽他的音樂、聽他的母語，那是很重要的，就是我现在會主動想去聽，並且很強烈地想去了解客家的故事。」把文化，融入音樂、創作又或是展覽之中，讓它成為觸發點，將一則則故事在無形中傳遞。此外，關於展覽，或許未來也能思考「購買文化」這件事，楊芳宜說道：「藝術常常被覺得距離感很高，但至少我們可以買個紀念品回去。」小小的紀念品，就像是整場展覽的濃縮，在拾起它的那刻，當時的記憶隨即流瀉空氣之中，瞬間穿越時空的迴廊被帶回展覽的當下，「那等於是，拿了一小片文化，回到身邊，你會記得這個活動，若再加上串連、宣傳的話，這個展就會不斷被看到，才會吸引到年輕人。」陳育霖如是說。

不知不覺，時間來到了傍晚，小小的空間，依舊閃爍著獨有的光芒，不禁思考著，那是他們不斷驛動的心？還是他們眼中難以熄滅的熱忱？暖黃的色調將彼此籠罩，歡笑聲縈繞，就這樣，一起窩進藝術創作裡，沐浴在年輕世代的熱情之中，他們還在，他們都在，在都市的一隅，散發著自己的光芒。